

濮阳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
濮阳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濮阳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内部刊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
濮阳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政协濮阳市第三届文史学习委员会

成 员 名 单

主任委员：葛 铭

副主任委员：孙建岭 马利军

委 员：王新檀 曹献民 马连城

李文海 马跃华

特邀委员：孙德萱 邵化范 张玉忠

亢耀勋 王培勤 许占华

主 编：常永兴

目 录

忆冯玉祥将军二三事	赵再生(1)
冀镇国勇赴“鸿门宴”	王 鲁 王文峰 李家田(3)
“坠子皇帝”“坠子皇后”及我的艺术生涯	乔月楼 口述 常文亮 整理(6)
中国工业职业教育的启蒙大师魏元光	谷翠健 谷相乾(39)
著名教育家鲁世英	周学庆 整理(50)
从“山大王”到将军	张俊华 王善增(52)
著名将领张西三	常文亮(58)
党之诤友学子良师——魏锡嘏	常永兴 张俊华(73)
农业合作化的带头人——王世荣	靳凤岳(79)
怀念夏树屏同志	张梦迎 张 鸣(83)
一个政协委员的足迹 ——记范县政协常委、全国少年儿童校外 教育先进工作者崔金钊	常永兴(92)
濮阳基督教今昔	刘静轩 谷炳南(103)
我对几个历史事件的回忆	魏锡嘏 (110)

关于盐民斗争的回忆	王从吾(114)
关于“抗日救国十人团”的回忆	丰 村(119)
狼烟卷处战号扬	
——“战号剧团”始末	孙福臻(121)
1940年冀鲁豫区的反顽讨逆战役	
.....	张增林(141)
尚和县基干大队的建立和发展	齐林阁(150)
我对被迫去日本做苦工的回忆	
.....	王金保 口述 张同文 整理(154)
濮阳县担架团征战记	孔兆来(160)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的组建与发展	
.....	葛文甫(162)
保田保家 踊跃参军	
——忆解放初期昆吾县两次动员农民	
参军的实况	郭 杰 吉 政(171)
刘邓将军在台前	岳彩真 岳喜省 整理(180)
刘邓大军横渡黄河回忆片断	杨萃民(185)
濮阳干部南下西进这一年	
.....	夏树屏 口述 万占魁 张梦迎 整理(190)
忆淮海战役寥运周黄子华两师投诚经过	
.....	杨建祥 口述 谭自才 整理(202)
我对在中南海工作情况的片断回忆	
.....	和西岳(205)

范县人民公社始末	王玉荣(223)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谷炳南(233)
我经历过的“三反”运动	董纯华(235)
南乐县整风反右运动	檀金平(238)
回忆毛主席两次视察新乡	陈有勤(243)
关于我国 85 号地腊的产生	张葆光(248)
参加毛主席在济南召开的农业座谈会回忆	
..... 刘传友 口述 岳喜省 周爱庆 整理	(250)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考评我区计划免疫工作	
情况回忆	周春艳(254)

忆冯玉祥将军二三事

赵再生

离开老百姓寸步难行

1938年春，我在武汉军委会战干团任队长。有一天，冯玉祥将军以军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亲莅战干团向学生讲话。他身穿普通黄色军装，脚穿黑色布鞋，步履矫健登上讲台，首先向同学们问好，引起全体职员学生的一阵热烈掌声。记得讲演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经过几个月的短期训练，很快就要分配到前方做抗日救亡工作，到了战地上要与群众亲密无间，密切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日本，取得抗战最后胜利……。接着向学生们问道：你们住的房屋是哪里来的？齐声回答：是老百姓的。又问：咱们吃的穿的是谁供给的？齐声回答是老百姓。他继续接着讲：我们军队的官兵吃的住的穿的都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谁离开了老百姓，就寸步难行。我们对待老百姓要同家人一样，见到老年要叫老大爷老大娘，遇到年长的要叫大叔大婶。同年的叫大哥大嫂。他们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他们的哥嫂也就是我们的哥嫂。讲到这时，他颇有风趣的说：但要切记好关系，千万不能混淆，决不能把他们的老婆当成我们的老婆！下边听众哄堂大笑。

豆花菜最好

1943年秋，我在四川省隆昌县隆富师管区一团任管长时，冯玉祥将军从重庆去成都检查病，路经隆昌县城，当地军政士绅齐集

路旁迎候。冯将军专车抵达隆昌时，被欢迎人群接至县城机关盛宴招待。宴席上他看到端上的山珍海味等佳肴，便感叹地说：“前方官兵浑身流血，后方人满咀流油，罪孽啊！罪孽！”边吃边感叹不止。地方官吏士绅感到十分尴尬。结果备好 30 几道菜，只上了七、八道就不再上了。吃饭时，上了两碗四川土产“豆花”，冯将军高兴的称赞说：“这豆花菜最好，既节约又营养”。

我没要这菜

冯玉祥将军抵隆昌的第二天启程赴成都，临行前不让通知途经的资中专员公署。他的专车抵达资中车站后，便下车到一个普通饭馆就餐喝面条。资中专员事前虽无得知，但专车到站后闻讯带领一排士兵在车站四周布岗警卫。冯将军发现后，马上叫撤走并对资中专员说：“我去成都看病，不是公务，不用警卫”。专员随又恳求他去公署就餐，他说：“我去成都看病，公家发有旅费，我去公署吃饭，又要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再三恳求不应，专员无可奈何，便指使饭馆切上两盘鸡丝端来。他一见就对堂馆说：“端错了桌，我没要这菜”。堂馆说是专员叫送的。他说：“谁要的，叫谁吃，我不吃”。

作者简介：

赵再生，清丰县仙庄乡人，现年 87 岁。解放前在冯玉祥部历任排、连、营、团军官，后起义，于 1949 年参加中共地下工作。退休前系清丰县林业局干部。

冀镇国勇赴“鸿门宴”

王 鲁

王文峰

李家田

1938年10月，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十三支队，在司令冀镇国率领下，根据鲁西特委的指示，经濮县去荷泽曹县执行任务。途中，突然接到国民党濮县县长姜鸿元的请帖，邀十三支队连以上干部到鄆城赴宴。同时，侦察员也来报告，姜鸿元已调集濮县县大队12个支队和民团5000人向我十三支队包围。

风云突变，部队处于险境。冀镇国心情沉重，马上召集副司令王青云、政治部主任汪毅、青年团团长张丕芳、三十五支队司令徐茂里等慎密商量，研究对策。

大家认为，姜鸿元和王金祥是盟兄弟，通过王和山东省主席沈鸿烈、鲁西行署主任李树春挂了钩，当上了濮县县长。姜野心勃勃，骄横异常，曾多次想吞并我们的武装，都未得逞，看来这次是要下毒手了。面对凶恶的敌人，为使部队脱离险境，不能硬拼，只可智取，万全之策是将计就计，利用赴宴之机，捉住姜鸿元，以他为人质，使部队安全通过濮县县境。办法确定后，王青云首先提出要亲自前往，汪毅、张丕芳等也跃跃欲试，争着要去。最后，冀镇国说：“这次我们进鄆城比古代的‘鸿门宴’、‘单刀会’还厉害，还是我去吧。如果我死在里头，你们赶快带领部队去找八路军一一五师，全国胜利后，给我开个追悼会就算了”。大家知道冀司令的脾气，一向是身先士卒，只好同意了。接着，冀司令又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大家问：“缺什么？”他说：“缺一份范筑先查办姜鸿元的命令。真命令范不会下，只好弄一个盖章的假命令，来压服姜鸿元的部

下。”“这不难，我带着几张范筑先委任三十五支队军官的空白公文。”徐茂里同志说。接着，冀司令口述，秘书刘文昌执笔，以范筑先的口气，写下了：“濮县县长姜鸿元，到任以来，收缴民枪，横征暴敛，贪污渎职，违犯法纪，破坏抗战，派十三支队司令冀镇国前去撤职查办。”等语的命令。

10月14日天一亮，冀司令便率领挑选的28名勇士，向鄆城进发。途中，遇一帮骑自行车的侦探。往常这些人见到冀司令都要下车敬礼，这次见了冀司令却连句话也没说，就飞快转回。根据敌人的行动，冀司令对大家说：“姜鸿元对我们下毒手看来是确凿无疑了”。情况紧迫，冀司令又召集大家，在附近树林的一片洼地进一步商量了一下进城后的行动。为了麻痹敌人，又选下去一部分人，仅剩下卫队营长巩丕忠、武术队长王金岭、排长张庆云、政治部科长王培林、副官主任张千如、通讯队长王福臣及徐茂里、刘鸿儒等20人。

走到鄆城北门，姜鸿元带着公安局长马步亭、县大队的大队长及12个中队长前来迎接，有两个中队站到两旁，举着冲锋枪，虎视眈眈，杀气腾腾。

冀司令泰然自若，信步前行，并高声向他们说：“镇国自幼在濮县长大，和众位非亲即友。十三支队是濮县的子弟兵，我们为了抗战才离家当兵。这次南下抗日，路过家乡，蒙受欢迎，深表感谢！”然后，转脸很严肃地问姜鸿元：“都准备好了吗？”“报告司令，准备好了。”姜鸿元假装镇静，毕恭毕敬地回答。

大街上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老百姓和商店紧闭门户，空气十分紧张。走到一处深宅大院，刚一进门，拥出一批士兵，强行把冀司令的大部分随从留下，只剩下巩丕忠、王金岭、张庆云、朱献祥、刘鸿儒5人，形势非常危急。

走进一座大厅，姜鸿元怒气冲冲地问冀司令：“你们军官为何没来？”“他们身负重任，脱不开身，今天由我当全权代表。”冀司令

毅然回答，然后急声喊道：“注意！”听到冀司令的“命令”，勇士们立即掏枪对准了姜和他们下属。并高喊：“不准动！”。姜鸿元见势不妙，掏枪就打，巩丕忠一个箭步冲上去，伸手抓住枪筒，子弹射偏，没有打着冀司令，穿进房梁。姜鸿元的下属被冀司令和勇士们的威严镇慑住了，没敢再动手。冀镇国随即拿出伪造的范筑先的命令，宣布了姜的罪状，并说：“除姜之外，一概无罪，谁也不准动，外边打起来，咱们死在一块。”地方绅士县动委会主任王恒如忙向外面大声喊：“谁也不准打枪，这是姜鸿元的事，与我们无关，濮县人不能打濮县人。”

外面的人不动手了，可是姜鸿元却兽性大作，穷凶极恶地和巩丕忠扭打起来。他俩紧紧地抱在一起，在大厅里滚来滚去，王金岭见姜鸿元身长力大，不好对付，也窜过去帮助巩丕忠。刘鸿儒看出姜鸿元是拼死相斗，不可救药，就抢到近处，瞅准时机打了3枪，将姜处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姜鸿元设下的“鸿门宴”，以自食其果而告终。

几十年过去了，冀司令也已做古，但他勇赴“鸿门宴”，深入虎穴歼顽敌的故事仍在冀鲁豫老区广为传颂。冀司令大智大勇的形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作者简介：

王文峰，河北大名人，中共党员，原范县党史办副主任，1992年病逝。

李家田，范县辛庄人，中共党员，现任范县司法局副局长。

王鲁，山东莘县人。

“坠子皇帝”“坠子皇后” 及我的艺术生涯

乔月楼 口述 常文亮 整理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悠忽之间，已到了我的父亲“坠子皇帝”乔利元百岁诞辰之期。同时，也是我母亲“坠子皇后”乔清秀 88 周岁诞辰。50 余年来，父母亲的音容笑貌时刻浮现在眼前。每忆及此，便不由心潮激荡，感慨万端。

一

在旧社会，从事曲艺说唱艺术的人社会地位十分低贱，被人与修脚、剃头、乞丐、娼妓等行当并列，称之为“下九流”。因此，从事该项活动者，多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也确有对艺术情有独钟，主动投身其间者。下边所讲我父乔利元和我母乔清秀，便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

我父乔利元，原名乔春秋，河北省南乐县（今属河南省）乔崇疃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六（公历 1898 年 8 月 22 日）夜间。我祖母曾说过，这小子要是个丫头，倒是个好命。因天明就是七月七，是仙女下凡的日子。可偏偏是个小子，只怕将来要命犯仙女，被剋。我曾祖母见祖母说话不吉利，还数落了媳妇一顿。

父亲年少时，曾读过几天私塾。但不久就退了学，才 15 岁年纪，便给本村一个姓杨的财主去扛活，当起了小“车倌”。他的东家是个戏迷，方圆二三十里地内只要有地方说书唱戏，便让我父亲套上马拉轿车载他前去，看罢日场看夜场，风雨无阻。由此落下句俚语：杨掌柜看戏——场场到。无戏可看时，便自拉自唱。

后来，东家见我父亲心灵手巧，便让我父亲学拉胡琴为其伴奏。耳濡目染，我父亲对戏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渐渐地超过了东家。他的嗓音宽厚嘹亮，隐约还有几许铜丝音。两人有时对唱，叫好者给我父亲的好儿超过了掌柜。父亲心中不安，掌柜的却说：“没啥，秋儿，好好练。将来，我送你上戏班混几年。不图别的，就为听戏方便。”

说起我父亲“下海”，倒颇有几分戏剧色彩。他17岁那年初秋的一天，奉派到大(名)、开(州、今濮阳)官道旁的一块地打高粱叶喂牲口。在闷热的高粱地里，父亲不由得哼起了《文昭关》中伍子胥的唱段：“……我好比大鹏鸟有翅难展，我好比东海龙困卧沙滩，待等得来年宏图展，仇报仇来我冤报冤……”，不知不觉间，声音渐高。一曲未毕，听得官道上有人鼓掌叫好。父亲向外一扒头，见有四五个人驻足听唱。羞得他脸儿一红，要向高粱地里扎。一个中年汉子叫住他，说：“小老板如此嗓音，略加调教便可成角儿。埋没在高粱地里，岂不可惜？”父亲经过与之交谈，得知其便是名扬直鲁的梨花大鼓名家程常会，属曲艺界八牌十四门中第一大门孙赵门的“常”字辈，辈份极尊。这次是带领几个徒弟由外地演出返乡，听见了自己的“高粱棵子戏。”程师爷见我父亲有些犹豫，便说其免收任何拜师之仪，只要其入师便行。父亲回家禀明了掌柜和曾祖母，便投身入了梨园。

那时节，曲艺界挺讲究门派、师承、辈份。若投到辈份高的师父门下，小徒弟也有高辈份。反之，熬到白胡也是小辈儿。见了同行，处处须持弟子之礼。孙赵门的“常”字辈正当其时，徒弟为“利”字辈，徒孙为“清”字辈。我父亲入师后，师爷为其起艺名乔利元。自此，以艺名行世。

我父亲演唱天赋极高，悟性又好，再加上粗通文字，又是师爷诚心诚意邀来的徒弟。所以，入师之后，技艺大进。仅三四年时间便脱颖而出，并形成了自己粗犷豪放、吐字清晰、说唱俱佳的特点。

出师后，还须报恩3年，然后才能独立行艺。也就是说，出师后的3年间，要将演唱收入的绝大部分孝敬给师父。我父亲出师后，带着几个师弟、师妹在直鲁豫一带演唱山东梨花大鼓。就在这个时候，其在大名府南门里收了第一个女徒弟，就是我的母亲乔清秀。

乔清秀，本名袁金秀，河南省内黄县店集人。清宣统二年农历七月初四（公历1910年8月8日）出生于一个中等光景的农民家中。其父袁相巽，绰号“白玉瓶儿”生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材。不幸的是染上了毒瘾，吞食鸦片。自此，家道中落。在卖尽田地房产之后，便又打起了我外祖母的主意。民国四年（1915年）冬天，因鸦片烟馆老板苦苦逼债，其在毒瘾发作的煎熬下，竟答应将正怀孕的妻子和大女儿金秀、二女儿双玉，娘儿几个“一鞭赶”卖给人贩子。一个好心的烟馆小跑堂偷偷溜到我外祖母家，告知了这一消息。我外祖母闻信大惊，连夜带着两个女儿逃回南乐县元村集娘家躲藏，旋即又逃到大名县南关亲戚家隐身。袁相巽带着人贩子追到岳母家要人未果，被用3吊铜钱打发回乡。翌年，便毒发身亡。可怜我外祖母此时已生下三女儿秀娇，一个寡妇拉着3个女儿，哭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无奈，将大女儿留给自己的母亲，将二女儿送与了胞妹，带着不大点儿的小女儿改嫁他人。

可叹我的母亲袁金秀，从记事时起便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家庭的不幸，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这些烙印深深印在其心坎上。

大约四五年后，母亲随其外祖母移居大名南关亲戚家，与姨祖母家的一个孙女儿就伴儿到一处女子学堂读书，在她们上下学的路上，要经过一处露天书场。大名是直南重镇，下辖直南10余县，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那个露天书场里经常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艺人献艺。母亲经常在下学后溜进书场，听一段儿不花钱的免费书。其中，她尤为佩服“梨花乔”（乔利元初时绰号）的演唱技术。也许是久处黑暗向往光明，久处深渊向往幸福的缘故吧，书中

那些侠客义士、孝子烈女、忠臣良将的故事，常感动得她热泪盈眶；而那些土匪恶霸、地痞流氓、贪官污吏的劣迹，则又恨得她咬牙切齿。久而久之，便萌发了学说书的想法。人家在上边大声唱，她在下边小声学。不久，竟也咿咿呀呀哼得有滋有味儿。颇有点儿功底。

其 14 岁那年夏天的一个礼拜天，母亲正要去听“梨花乔”说书，被其外祖母叫住，让她把锅中的一屉馒头蒸熟再走。母亲身在厨房，心系书场，觉得那隐隐约约的筒板与小鼓、胡琴声，像有勾魂摄魄的力量，使得她难捱时光。她忽然心生一计，将劈柴、木炭满满塞了一锅底，估摸着够蒸熟馒头用了，便偷偷溜出去听书。据事后回忆，我父亲那次唱的是《貂蝉戏吕布》，我母亲去时，才唱到董卓娶走貂蝉。然后是洞房花烛，温侯吕布到司徒府怒责王允。王允说太师言明是为子娶妻。温侯大怒，发誓定诛乱伦贼子。接着，是凤仪亭英雄佳人诉衷肠。不料，被董卓撞见，几乎要怒杀吕布，并宣布今后无召不许擅入内廷……，由于环环相扣，我母亲听得入了迷，早将回家看馒头一事置之了脑后。待到刹书散场，才慌慌张张往回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看见外祖母正从锅里往外拣一块块黑糊糊的馒头坨。其一见我母，捞起个苕帚疙瘩就打。一边打一边骂：“死妮子，野丫头，你再敢去听说书，我非把你给说书的当使唤丫头不可！”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母一听此话，正中下怀。死乞百赖，非要跟“梨花乔”去说书不可。其外祖母无奈，只好将她领到书场，想让我父亲吓吓她，冷冷她的心。我父亲一见这个小囡儿生得眉清目秀，说话时燕语莺声，全无半点儿扭捏作态，那心中便先有了三分喜欢。到了其一试唱腔，嚯，简直比一般学过半年八个月徒的还强几分。当下，一口答应收下。

这一下，其外祖母才鞋里长草——慌（荒）了觉（脚）。说出来的话不好往回吞，无奈，只好答应下来。见老太太有些不放心，父亲说：“大娘，您若不放心，可叫这闺女姓我的姓儿，我当闺女待她。”

自此，母亲遂改为师姓，父亲为之取名乔清秀，自此，我母亲便踏上了坎坷的艺术之路。

二

我的父母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不拘泥于曲种和门派之见，善于博采众长，不断从其它剧种、曲种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提高自己的演唱技艺。

父亲成名后，在直鲁豫一带小有名气，书价也日渐看涨，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先后拜了两位著名的梨花大鼓演员为师。他的作法虽曾一度遭到入门师父程常会的反对和误解，但却受到了广大听众和同行的交口称誉。

我母亲入师之时，河南坠子正由南向北地流传开来，并逐步形成了“豫东调”、“豫西调”两大流派。我父母逐渐对坠子的优美旋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其疏缓自如、错落有致、环环相扣、可张可弛，挺适合于较小的班子在同一场合作较长时间的演出，尤其是唱连台本戏，开中长篇大书。

一天，我母亲郑重其事地向师父提议改唱河南坠子。她说，山东梨花大鼓粗犷豪放，后音稍重，适合于山东口音的人在沿海一带及半岛地区演唱。但不适于三五人的小班儿长期演唱。且其名家辈出，难以超越。河南坠子流行不太久，虽渐次形成两个流派，但一是尚无太名的角色，二是其唱法唱腔上尚有不足。若对之加以改造提高，完全可以唱出自己的特点，形成自己的风格，唱出一个“北派坠子”来。

本来，我父亲就自以为胸怀够宽广了，没料到，这个入师不久的女徒弟胆子更大，想得更远。当时不由沉吟起来，说：“我一下子还吃不准。当然，我不是怕人说我欺师灭祖，易弦更张。也不是舍不得我这‘梨花乔’的一点儿小名气。我是怕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画虎不成反类犬。要是唱不好再往回改，那就费周折了。”

母亲见状，便说：“我才入师，也没正式登过台，不如由我先试唱几段，看大伙儿接受程度如何。唱好了，师父和师叔师婶都来唱，唱砸了也不打紧，权当是唱坠戏打了个哑炮。”

她这一说，师爷师父等人都点头同意。

1924年初冬的一天，父亲他们赶场到了邢台城边的段老治茶社。父亲给初次登场的女徒弟化了妆，千叮咛，万嘱咐，让其莫慌莫怕莫瞅台下，只管放开胆子唱。母亲连连答应。

多少年后，母亲还常说起她初次登台的情景。那天，她穿了件玫瑰紫旗袍，梳了条长欲及膝的大辫子，扎着红头绳，薄敷银粉，微点朱唇，轻移莲步，款款上场。偷眼朝下一瞅，哟，黑乎乎一大片人。也许是看她小，雏，有朝她瞪眼的，有朝她呲牙乐的，也有吹口哨嘘声不断的，还有给她送飞吻的。这一下，不由得心头扑扑噔噔乱跳起来。师父见状，威严地咳嗽了一声，吱扭扭拉了一个欢快的小过门儿。母亲鼓箭一敲，简板一打，心中才渐渐平静下来。

令父亲和师爷他们万没料到的是，母亲乔清秀一曲《小天台》竟征服了听众。一曲刚毕，掌声如潮。接着，又唱了一段《苏三起解》和《站花墙》。叫好声、喝采声如滚滚春雷，一浪高过一浪，母亲要下场了，听众连声抗议让再唱。父亲无奈，只得向大家打拱作揖，说这孩子小，刚入师，就学了这3个小段儿，实在对不起大家，请鉴谅。不料，人群中有人提议：那就让小闺女把这3段儿再唱一遍。于是，母亲只得将3个小段儿重唱了一遍，这才汗津津地退下场来。

母亲的初次上场，就喝了个满堂彩，得了个“出头红”，垫场戏成了主场戏，这确实使众人始料不及。

从这一夜起，师父师爷等人下了改唱河南坠子的决心。他们分析了坠子目前的情况，认为豫东调以高亢为主，舒缓唱法和道白略有不足；豫西调受洛阳曲剧影响较大，唱腔跌宕起伏较少，节奏稍嫌缓慢，若不改进，听众易分散注意力，若将山东大鼓的粗犷豪放、